

滇緬南段未定界調查報告書

卷之四

江表志卷之四

滇緬南段未定界調查報告書目次



緒言

- 一·調查班洪與邦弄間情形
- 二·調查南怕河流入南汀河附近一帶接麻栗壩已定界未定界之情形
- 三·孟定概況及對國外交通路線
- 四·班洪區域概況
- (一) 沿革組織
- (二) 土地面積人口
- (三) 班老永邦
- (四) 地形
- (五) 經濟狀況和民族生活

(六) 礦區與爐房

(七) 班洪事件之遠因與近因

甲·遠因

(1) 薛公使福成訂約前之錯誤

(2) 訂約時之疏忽與修約時之再誤

(3) 光緒廿五至廿六年(一八九九——一九〇〇)會勘時圖約之爭執

(4) 會勘無結果後我國未實際經營之誤

乙·近因

(2) 民國以來滇省當局屢欲經營班洪礦廠遲疑未決之影響

(2) 民國十八年美國礦師卓柏氏調查之關係

(3) 最近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一書發刊之影響

(4) 英人侵略之步驟

(八) 班洪班老對英抗爭之經過與現狀

附西南義勇軍參加經過

(九) 英軍之佈置及現狀

(十) 班洪對政府之請求與希望

(十一) 班洪總管以下各頭目分析

(十二) 班洪與班老永邦之關係

(十三) 班洪與牂羊山各部之關係

五、猛角猛董概況

(一) 位置與地勢

(二) 民族生活

(三) 傳教勢力

(四) 猛角董所得各方報告

(1) 紹興情形

(2) 永和情形

(3) 公明山情形

六、瀾滄縣轄境

(一) 位置面積與地勢

(二) 沿革

(三) 雙江改縣與滄源設治

(四) 民族與人口

(五) 瀾滄縣縣政與自治區之劃分

(六) 資源

(七) 上下猛允方面情形

(八) 募乃老廠與永廣新廠

(九) 西盟方面情況

(十) 猛連境內狀況

(1) 猛連平壩

(2) 南馬河流域谷地

(3) 南卡江

(4) 山岳區

七·會勘南段未定界意見

(一) 依據條約會勘之關係

(二) 推翻條約之可能

(三) 班洪糾紛之爭點與會勘問題

(四) 瑣麥之解釋

(五) 公明山本不可爭然不能不爭

(六) 西盟不可放棄之理由

(七) 小分水嶺與大分水嶺實界務糾紛所在

(八) 孔明山英人之低制實無充分理由

(九) 南卡江幹支流域應特加注意

(十) 我方委員應設法避免由滇省內地會壘

(十一) 班洪境金廠壩英軍應撤退營勘應銷除

(十二) 會勘白內地行走路線

(十三) 會勘由緬方行走路線

(十四) 測量問題

(1) 天文測量分組路線

(2) 地形測量分組路線

(十五) 狍猊山之民意與新建議

(十六) 會勘時間問題

(十七) 會勘時期邊地防守事宜

(十八) 瀾滄縣政府火災之關係

八、滇緬南段未定界之邊防與國防意見

(一) 滇省邊防與國防之解釋

(二) 孟定在國防方面地位之重要

(三) 猛角董方面

(四) 岩帥方面

(五) 西盟方面

(六) 孟連方面

結論

附錄

- (一) 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英續議滇緬條約二十款
- (二) 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中英續議緬甸條約十九款
- (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月九日中英簽換照會各二件

附地圖

- (一) 調查滇緬南段未定界經過路線圖
- (二) 班洪附近形勢圖
- (三) 薛公使福成滇緬界務漢文圖
- (四) 滇緬南段未定界五色綫圖

滇緬南段未定界調查報告書

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
雲南邊地調查專員 周光倬

緒言

民國二十四年春，自英人侵佔班洪之消息傳播後，頗引起全國人士之注意。而旅京雲南同鄉，以桑梓關係，利害切身，尤一致奔走呼號，向中央黨部及國府請願，請求對英政府提出抗議。但英人之外交立場，素以圓滑著，覆稱並未侵入班洪，尤未佔中國尺彊寸土。英兵所到之爐房，係在中國所謂黃色線界外四英里半地方，並不在界內云云。當時班洪戰爭消息，仍頻頻傳來，英方且提出中國有正式軍隊參加其中，有邊地縣長入班洪境內，警告中國政府暗助班洪為不合法，為抗英之舉。同時滇省政府亦祕陳中央，確有英兵進界，請對英嚴重交涉，遏止英人暴行，免事態擴大。中央接到各方面報告，並電詢駐緬甸仰光領事，就近探察真象，乃又各執一辭。然處置事變，負應籌帷幄之責者為外交部。覺此問題之發生，並不單純，據當時情況，第一：應明瞭此事變之主動方面；第二：因界務之不清，應明瞭班洪

爐房地方之位置何在？係在界內抑在界外；第三：應明瞭班洪之現狀，俟此三方面情況明確後，辦理始有頭緒。結果以自清光緒二十五年會勘南段未定界以後，即成為懸案，已三十餘年，邊地情形，異常隔膜，應付殊感困難，惟有查明實情，再向英提出正式交涉。中央對邊疆，素極重視，自班洪事件發生後，政治會議即曾提出討論，乃議決令參外兩部派員馳赴邊地切實調查，藉供國防外交之參考，俾本滇人，平日關懷桑梓之心甚切，又以所研習者為地理一科，重實際之研究。外部以物色無相當之人選，且滇省僻處西南隅，縱有能去者，亦以人地兩疎有煙瘴之患，衆生戒心，遂由鄉人荐舉於外部，蒙錄用以任斯職，俾自愧駑材，識見寡淺，烏能負此重任，惟以桑梓關係，分所應盡，義不容辭，乃毅然担負此種關係重大任務，此二十三年四月間事也。外部以外交立場，囑一切行動，應守祕密，不能對外發表任何言論，俾謹守斯訓，待正式發表後，懲於過去之失敗，即申請外部，應寬以期限，實籌的款，物色科學人才，作整個有科學有價值有系統之慎密調查，方足以符中央

政府整頓邊疆之至意。倬尤認為此去實地測量，所關甚大，以為最低限度應將南段未定界之基點測出，如鎮康、孟定，耿馬，猛角，猛董，瀾滄，孟連等處均須確定其經緯度分，而後南段未定界之位置，方可確定而無疑。乃本此旨上第一次意見書，預定時間至短一年，經費需四萬元，則南段未定界整個區域內之地形資源及其他各方面，可以負責得完滿之成績報告。否則惟有由參部派員負責，外部可不必參加。無如政府既定之經費四萬元，須供兩部派員之用，不能獨異，時間限定半年，事關外交範圍，外部亦不能不派員調查。倬以事件已定，既難如望，亦知政府辦理之苦心，又變更原意，遷就事實，以符原案。但爭持之功。不無影響，天文測量得實現，由參謀本部令陸地測量局遴派專門技士隨同前往。經費則提出四千元，作為專供測量用費，籌劃殊為圓滿。各種手續辦妥，於六月十日離京出發赴昆明，身邊所攜帶者，氣象測候簡單儀器及照像儀器等。天文測量儀器，則歸參部所轄陸地測量局派遣之技士攜帶同行。此外中央大學農學院與科學社合組之植物採集團陳謀、吳中倫

二君亦同偕赴邊地，採集標本。於七月一日抵昆明，知英方已提出抗議，謂在兩國未派人會勘以前，單方不能派員調查。參外兩部命令暫停昆明，不能前進。八月參部允准李專員元凱赴保山，隨帶測量技士往，而置測量儀器於昆明，屢爭無效，俾則留守昆明，以待後命。調查中阻，各方疑竇滋多，一人首當其衝，拊心自問，矢志為國奔勞，既不能前進，需糜官費，於實無補，乃電京請示，准予銷差回京。參外兩部磋商辦法，電滇省府云：「此間為便利界務，整飭邊防，令調查專員等由永騰大道，前往騰衝瀾滄一帶，調查與界務邊防有關事項及英人侵略實情，並由瀾滄鎮康新平取道返昆，以省程途。」又另電「該員等請示回京一節，應請轉飭遵照部省命令，毋稍視避為要。」等語。俾自接到此項命令，知路線又已確定。遂向省府龍主席及民廳接洽，請求沿途保護事，又以滇省各縣匪兌困難，並無匪兌機關，邊地郵局不普遍，概屬代辦性質，乃商請財政廳代為匯款，以便行抵邊地取用，幸均蒙龍主席暨各方特別指導贊助，予以種種便利，此實為俾所應特別申謝者也。於

十月二十日諸事辦妥，即率領工作人員離昆明向迤西大路前進。抵邊地後，旅費超過預算，承第一殖邊李督辦子鬯先生第二殖邊楊督辦竹君先生騰越張縣長，鎮康納縣長，瀾滄旃縣長，玉溪劉縣長慨然貸以資斧，一切費用，不致告竭，調查工作，不致中輟，均倬所應感激者也。沿途以到大理受霖雨沮，保山因事耽延半月，騰越鎮康接近邊地，孟定更密邇已定界及未定界間，與調查有關。為切實明瞭邊地真象起見，不能不停留。班洪為紅線界（司格德所劃線）內，參外兩部為免除糾紛計，曾電令不許越界。倬因抵孟定，鑒於邊民請求之殷，終冒險祕密而入界，斯行也，事先曾多方慎重考慮，將行李及工作人員直接赴耿馬，倬則換乘馬祕密而入班洪，藉避免外面之注意。至今回憶；幸冒險有此一行，方得明瞭該地之真象，否則一般對於班洪之觀感，仍疑惑未解。英人單方之宣傳，無以證其謬，界務之癥結，無以定其是非。倬對此行，亦方可以達到任務，而實際明瞭班洪事件發生之遠因與近因，及英人對該地之侵佔與經營情形，得以大白。於入班洪之前一晚，奉部電限期四

月底以前回京覆命，俾此後之旅程，只有加緊，對於所指定之路線，又不能不遵循，決無即行回轉昆明之理由。然自離班洪以後，已屬卡狉山地界，野卞殺頭之風，至令未止，岩帥純卡搶劫之風，並未少減。故俾之由班洪入猛角董，無異置身絕域，未得解衣而卧者兩晝夜，到耿馬境略為鎮定，然邊界接岩帥方面，居民仍不得安樂度生活，故耿馬雙江凡隣近岩帥之地，而為俾所必須取道赴瀾滄者，皆慄慄危懼，深恐事變之蒞臨。此一帶地方，特別加增保護團兵，以壯行色。然邊地團兵能力單薄，實不能抵禦意外之事變。幸託中央威福得平安通過卡瓦山邊境，而未遇任何事端，斯不能不為之慶幸也。不過山地跋涉，盡極辛苦，加之顧慮太多，寢食難安，抵瀾滄佛房（縣政府所在地）後，本擬赴西盟一行，藉偵察實情，以限期迫切，徒自望洋興嘆，僅調慕迺土司前來詢問邊情。轉變方針，赴孟連調查，直抵南卡江邊。又以糯佛為美國人永偉理父子傳教根據地，沿邊各縣，為之騷擾不堪，驚惶失措，有特往暗中順便視察之必要，故循南嶠佛海車里十二版納地方轉思普，此一帶地

露宿數次。然得親歷目睹，身經重境，認識滇省之富，不在內地各縣，而實在沿邊土司地方，不特地面之生產，衣食原料等充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即地下寶藏，更不可限量，正待開發。國人往往輕視邊地，等雲南於化外，以為盡係蠻荒無用之區，即滇人亦多認邊地為夷方，誤於蠻烟瘴雨之傳說，聽其自生自滅，殊可慨也。夫以滇省在資源之價值上論，固為黔桂所不及，而僅次於蜀。在國防上論，則屬山河破碎之今日，為恢復民族生存最後生命線之內壁。此或為現在賢明之領袖與眼光遠大之政治家所默許而不能否認之事實。第更有進者，滇省之富，尤以邊地為全省精華所寄。衣食原料，取精用宏，如糧食、棉花、茶、樟腦、柴膠、山貨藥材、森林、竹材、畜牧、充斥其間。米穀生產過剩，飼牲畜以此，如車五福一帶，國幣一元，可得三石，售價之廉，為全世界所無，其不能售出者，則燒棄之。苦於交通之艱難，使分配不均。自蔣委員長剿匪蒞滇後，特提出雲南工業化之主張後，省政當局，積極謀建江通海之鐵道，此為國家整個交通國防計劃，應由中央主持，